陳健民以「辭職公投」掩護「佔中」退場只是徒勞

申不平

陳健民意圖利用「辭職公投」來掩護「佔中」退場，既讓「雙學」有了下台階，更可讓反對派再一次炒熱政治對抗，期望挽回流失的民望。然而，陳健民的建議不過是一廂情願。他還以為自己仍然是「佔中」指揮者，可以指令「雙學」。但事實上，「雙學」根本不放陳健民在眼內，也不會自願縮小「佔領區」。最可笑的是，他翻炒所謂「辭職公投」，但反對派除了社民連梁國雄之外，已經明確表態反對。他們心中清楚，現時7成民意反「佔中」，再發動「辭職公投」豈不是自尋死路？陳健民意圖以「辭職公投」掩護「佔中」退場的算盤，打不響。而當局依法清場，將違法者繩之於法，才是結束「佔中」的最好方法。

連反對派及其喉舌近日都承認，「佔中」的民意已經逆轉，早前利用所謂「87枚催淚彈」所激發的民意已經煙消雲散。近日多個民調都顯示7成市民要求佔領者撤離，更令反對派怵目驚心的是，在「佔中」發生後反對派議員的民望幾乎沒有停過下插，而政府以及警隊的聲望卻持續回升。在此消彼長之下，「佔中」每拖一日，反對派的民望就會拖低一分，是名副其實的消耗戰。反對派終於知道，「佔中」不但奪權夢碎，更成為了反對派的催命符。

「雙學」根本不放陳健民在眼內

「佔中」已成殘局，怎麼辦？現在沒有誰比反對派更急切想「佔中」結束，連「佔中」金主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日前亦在第二版大字標題說「佔中」民意逆轉。這個標題給誰看？自然就是給堅持不撤不退、不流血不罷休的學聯和學民思潮看。於是，已經復教退場的陳健民昨日又走了出來，撰文為「佔中」退場出謀獻策，他的建議有兩條：一是「若果泛民決定推動辭職變相公投，佔領者應考慮馬上撤離，全力投入公投運動。」二是「即使未能馬上撤離，亦應考慮縮小佔領範圍，集中在政府總部和立法會附近，減少對一般市民的影響。」顯然，陳健民目的是利用「辭職公投」掩護「佔中」退場，既讓「雙學」有了下台階，更可讓反對派再一次炒熱政治對抗，期望挽回流失的民望。

然而，陳健民的建議不過是一廂情願。他還以為自己仍然是「佔中」指揮者，可以指令「雙學」。但事實上，從9月26日黃之鋒指揮學生衝入政府總部的一刻，「三丑」已經成了歷史人物，陳健民提出的所謂「佔領五大紀律」，更已成為社運界笑柄。「雙學」根本不放戴耀廷、陳健民等人在眼裡，在「佔領」期間對他們毫不尊重，對他們的建議嗤之以鼻，令戴、陳心灰意冷之下才復教離場。既然他們已經失去對「雙學」的控制，還有何能力要求他們退場？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已揚言要佔領到下年中政改方案表決之時，黃之鋒也拒絕退場，擺出一副寧願玉石俱焚的姿態。陳健民現在要求他們退場，怎可能令他們改變初衷？陳健民是否把自己看得太高？在陳健民的建議提出後，「雙學」隨即發表「官式回應」，指會徵詢「佔領區」人士意見再作決定云云。這些意見不用問也知道，就是拒不離場，拒絕妥協。「雙學」再送了陳健民一記悶棍。

反對派反對「自殘式」「辭職公投」

至於所謂縮小「佔領區」，在操作上也不可行。現時三個「佔領區」各有山頭，在「雙學」等「佔中」搞手來看，自然是看不過眼由激進反對派控制的旺角「佔領區」，理論上對旺角「佔領區」進行清場，「雙學」心中肯定不會有太大意見。但問題是，如果「雙學」同意縮小「佔領區」，並且拿旺角開刀，激進派會有何反應？屆時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炮轟「雙學」，指他們出賣「雨傘革命」，要他們下台問責。在目前誰激進誰話事的形勢下，「雙學」既無能力也不敢縮小「佔領區」。很明顯，陳健民的建議只是書生之見。

最可笑的是，他再翻炒所謂「辭職公投」，但反對派除了社民連梁國雄之外，已經明確表態反對，何俊仁不會放棄手上的「超級區議會」議席，要公民黨、工黨等交人發動「五區總辭」更是提也不用提。反對派心中清楚，現時7成民意反「佔中」，再發動「辭職公投」豈不是自尋死路？怎會這麼蠢將議席拱手讓人？政黨必須考慮選票、選舉，不如陳健民般搞了一場違法「佔中」，現在還可以在大學領取高薪厚祿。陳健民意圖以「辭職公投」掩護「佔中」退場的算盤，相信很難打響。

當然，特區政府不可能容許違法「佔中」無止境的持續下去，但解決的方法不應是期望反對派「良心發現」，自行退場，也不能只依靠法庭的禁制令逐處清「障」。特區政府應該主導清場行動，在適當的時候針對各個「佔領區」進行清場，並且將策動「佔中」的搞手及違法者繩之於法。屆時犯人欄上肯定少不了戴耀廷、陳健民等人的姓名。所以，陳健民還是不要再出來出謀劃策，丟人現眼了，還是靜靜等待法律的審判吧！

反對派對法治雙重標準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這段時間有很多市民向我反映，香港的現況非常荒謬，信手拈來也有一堆問題——何解大學教授、大律師、律師、議員會教人犯法去爭取民主，甚至法院禁制令都可以教人不用理會？何解學生為理想就做甚麼都可以，霸路、衝擊、挑釁，也不能責備？警察一樣是堅持理想，守護法治，維持秩序，但就天天被人辱罵？

在議會之內，怪事更是層出不窮。黃毓民議員早前提出以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佔領行動中警方的處理手法，但事實上，黃毓民積極參與由9月28日開始的在金鐘及旺角的非法「佔中」集會，隨時有機會被拘捕及檢控，這不是犯法者反過來調查執法者嗎？而其他反對派議員多數也有參與「佔中」，但又支持黃的議案，亦有利益衝突之嫌。觀乎反對派一眾平日視利益衝突為極高原則，其他人在申報方面稍有不慎，即被他們窮追猛打，如今卻變得無所謂——寬己嚴人莫過於此。

更荒謬的是，「佔中」組織者和參與者間流行着一個說法：完成整場「公民抗命」行動後會自首，就是對法律負責，並非破壞法治，而是彰顯法治云云。若這個邏輯成立，一個人殺完人後自首，就等於對法律負責，甚至彰顯法治？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不會認同追求理想就可以凌駕法治，不擇手段。

逾四十名建制派議員早前發表聯合聲明，歡迎法庭延長禁制令，認為有助釐清法治觀念，而身為律師的何俊仁議員竟反指建制派曲解法治，更以納粹德國的法律「看似健全」，但「高度壓抑及殘酷」做例子，指不是任何法律都要遵守。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設集中營、毒氣室作種族屠殺的納粹德國和香港有可比性嗎？香港法庭頒布禁制令又有何不合理？而何俊仁議員身為律師，繼早前製作「拆解旺角禁制令」單張廣派「佔領區」，教人如何拒接禁制令的十個理由後，現在又說可以不守法，這是危險的說法，且違反專業操守。

「佔中」至今已經個多月仍未解決，對香港法治的損害越來越大。法院禁制令未能有效執行，亦影響深遠。任何運動要成功都必須爭取社會大眾的認同及支持。社會共識是用民主方式，去溝通、對話、商討醞釀而成。而「佔中」使用的威脅，不讓步、不對話、不退場的方式，不但市民不接受，更為民主社會作了一個不良示範，對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並無好處。

我期望學生們並非真的「被勝利沖昏頭腦」，對任何不中聽的聲音、師長的說話都聽不入耳；而是認真聆聽、思考、檢視、承擔責任，為香港做理智而又有建設性的決定。

以「文革」為鏡　毀法治禍害深遠

蕭雲昇 中華信息產業聯合會會長

把「佔中」與「文革」比較，不難發現這兩場政治運動是何其相似。一是利用青年學生天真的狂熱理想，煽動學生罷課；二是挑動群眾衝擊政府，意圖癱瘓政府運作；三是用抹黑手段醜化政府，意圖奪取政府的領導權；四是佔領主要通道，阻塞交通，嚴重破壞民生和經濟；五是族群分裂，群眾鬥群眾。其共通的要害是一樣的，都是無法無天，破壞法制。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學生們必須奉公守法，用包容、合法、理性的辦法進行協商，讓普選得到完善和逐步落實。不要讓「文革」的悲劇在香港繼續重演，香港才有更美好的前途！

香港的「佔中」行動所造成的危害，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兩者何其相似。發生於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幫」煽動成千上萬的學生，到全國串聯，衝擊政府機關，打倒各級領導幹部；衝擊廠礦企業，癱瘓經濟發展；大搞派性，挑動群眾鬥群眾。所造成的災難涉及到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使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人倫道德遭受嚴重打擊，亦有數不清的文物慘遭蹂躪。「十年動亂」要害就是破壞法治，無法無天，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混亂和倒退。因此，文化大革命談不上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給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

國家謀發展　香港卻搞「文革」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正當全國人民團結互助，萬眾一心，共建和諧社會，政府依法治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之時。香港卻搞起「文化大革命」，在外國勢力的策動和支持下，為了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2017年普選香港行政長官的決定，反對派策動了「佔領中環」行動，企圖奪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管治權。由走在前面的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人煽動學生「佔中」，秉承外國勢力的主旨，企圖在香港發動一場「顏色革命」。

「佔中」一個多月了，示威人士無視法紀，威逼特首下台，市民的生活和生計也受到嚴重的影響。10月8日，大律師公會發表公開聲明，直指「佔中」是違法的。香港高等法院10月20日也頒布了禁制令，禁止佔領旺角和金鐘的道路。「佔中」者卻藐視法庭禁制令，繼續佔領港九主要道路，肆意踐踏香港法律，給香港經濟造成災難性的損失。目前街頭的行動已經變質。旺角已經受到品流複雜的非法分子所滲透。「佔中」阻塞交通，衝擊警員，令社會撕裂，所謂和平「佔中」已經不存在。以自殘的方式「佔中」，不但給香港帶來了難以估計的損失，而且給參加「佔中」人士也同樣造成不可估量的傷害，這是害人害己的犯法行為。如果讓「佔中」繼續下去，香港將由國際金融中心淪為二三線城市，香港在國際的競爭優勢和發展機遇就會錯失，香港就會由「生金蛋的鵝」變成「臘鴨」，香港已經沒有多少本錢再這樣折騰了。

把「佔中」與「文革」進行比較，不難發現這兩場政治運動是何其相似。一是利用青年學生天真的狂熱理想，煽動學生罷課；二是挑動群眾衝擊政府，意圖癱瘓政府運作；三是用抹黑手段醜化政府，意圖奪取政府的領導權；四是佔領主要通道，阻塞交通，嚴重破壞民生和經濟；五是族群分裂，群眾鬥群眾。其共通要害是一樣的，都是無法無天，破壞法制。如不制止香港的「佔中」，內地「十年動亂」的慘況必將在香港重演。

捍衛法治基石　民主才有基礎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是民主發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價值。戴耀廷作為法律副教授，不但不教學生守法，反而煽動學生違法「佔中」。教會是教人向善的，但朱耀明牧師卻發動市民「佔中」，令社會撕裂，群眾內鬥。政府遲早會清場，到時必定會依法追究「佔中」人士的法律責任，受害的企業和個人也可以通過法院訴訟，向「佔中」發起人追討損失。年輕的學生留下了案底，將來出到社會工作，有哪家公司願意聘請有案底不守法紀的人呢？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過去一百多年來，英國從來都沒有給香港人民主，在香港回歸後，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給予香港普選權。人大常委會關於2017年普選香港行政長官的決定，已經給予香港「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權利。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學生必須要奉公守法，用包容、合法、理性的辦法進行協商，讓普選得到完善和逐步落實。不要讓「文革」的悲劇在香港繼續重演，香港才有更美好的前途！

「港獨」是「佔中」的真正野心

何明

從香港部分人發起違法「佔中」行動第一天起，「學聯」就在政府總部外抗爭主舞台的背景板上打出了「命運自主」的口號。「自主」的口號反映了「佔中」組織者及幕後黑手的真實目的，他們並不是要求以選舉實現民主，也不是「一國」下的「高度自治」，而是香港的「自主」、「自決」乃至「獨立」。

香港的「高度自治」並不是「完全自治」，「佔中」示威者追求的「命運自主」，就是要中央政府拱手讓出對香港的管治權，將香港當作一個類似於獨立國家的政治實體。「佔中」黑手當然知道，這種分裂國家的思想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登不上枱面的，因此從「佔中」開始，組織者就刻意避免使用與「港獨」有關的政治符號，但這難掩「港獨」幽靈在「佔中」示威區不斷徘徊：「香港是我的國家」等「港獨」標語屢見不鮮，「學聯」在網站上掛出「2014香港獨立」的照片，揚言「700萬港人公決我們的前程」。

這些「港獨」幽靈早已侵蝕到被違法佔領的角落，也佔領了反對派政客們的辦公室。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早在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時就提出「民族自決權」和「推動分裂的正當性」主張，其後更拋出「中國殖民地論」，近年來所謂「本土主義」的興起正是「港獨」抬頭的跡象，引起了不少有識之士的擔憂。本土主義者眼中的「自主」，就是處處與中央相悖逆，相信香港絕大多數人都不是要一個「自主的革命」。

香港教育家霍韜晦教授在《信報》撰文認為：「正如香港某些人要爭取『真普選』，以『命運自主』『奪我們的未來』來包裝，試問是什麼意思？難道要香港獨立嗎？要否認我們自己是中國人嗎？為什麼要否認？這些問題必須問到底，你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些問題，或許只有「佔中」組織者和幕後操控黑手才最清楚，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佔中」會把香港引向何處。曾任「紅衫軍倒扁（陳水扁）活動」發言人的范可欽10月初證實，黎智英一年多前就開始與「台獨」分子、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密謀「佔中」。署名「壹傳媒股民」的網民早前披露，施明德向黎智英稱，香港「造反有理」，可以「借助台灣」，仿傚「阿拉伯之春」的組織動員等。黎智英曾堅定表示「學生一定要流血，學生不流血，佔中就不會成功」。事實證明，「佔中」勢力勾結「台獨」分子，實施了「港獨」行動：朱耀明、李卓人、鄭宇碩赴台請施明德為「佔中」造勢，策動「太陽花」學運的林飛帆公開聲稱「香港不只要普選，香港要獨立。」

從「佔中」開始謀劃的那一天起，組織者和幕後操控者就懷揣着「港獨」陰謀，以「民主」、「自主」、「自決」的幌子把無辜的學生和市民推上前線。一個多月了，香港社會撕裂、民生倒退，「佔中」造成東方明珠滿目瘡痍。被推向前線的年輕人和市民們，是不是要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幕後黑手的陰謀，到陰暗處看一看幕後操作者這一決意分裂香港的狼子野心？

中日關係癥結難解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早在APEC峰會召開前，便有消息不斷傳出，日本首相安倍想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還派出前首相或高官充當和事佬，大抵是把安倍想打破僵局的條件也提出來了，如此搞了好幾個月，最後才正式派出代表敲定習安會面的條件，也就是中日會談最後達成的四點共識。

中日關係仍未走出低谷

如果就四點共識的字面來論，並不具體，而且存在着模糊的空間。就以困擾兩國關係的兩大要點來說：第一是有關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中國最看不下去的就是日本的政要如國會議員與部長去參拜，尤其是首相去參拜，這意味着日本並不以史為鑑，仍把侵略他國的戰犯當神來拜祭，以侵略世界各國為光榮。可是就在這點上，顯然安倍不願寫明高官政要不參拜的承諾，只用上：「確認遵守中日過去數十年達成的四個政治文件，本着『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精神克服政治障礙。」對中國來說，所指的「四個政治文件」已包含了承認侵華的歷史，不要再發生，當然也表明參拜靖國神社是在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傷害兩國人民的友誼。既然不寫明不拜靖國神社，寫明「正視歷史」也就不言而喻了。不過，「習安會面」時，習近平說到了「村山談話」。村山富市在1995年首相任內時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發表講話，向亞洲人民致歉，稱要深刻反省日本侵略戰爭歷史，汲取教訓，不要再犯。習提到了「村山談話」會寫在「習安會面」的史冊上，雖不在共識文件中，見面時的會談也是正式的紀錄，最少也有備忘的作用。

除了「歷史」有不同的解讀空間之外，第二要點涉及的釣魚島問題，寫的是：「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這樣寫法沒點出釣魚島的問題是出於主權誰屬存在着爭議，而是圍繞在這個島嶼等的海域出現緊張是因為有「不同主張」，甚麼「主張」沒寫明，也就說明雙方沒法不避開這個不同「主張」是甚麼，否則沒法下筆，只好退而求其次，承認「不同主張」的存在，只要先見面為下次續談打破僵局，也就差強人意了。

因為「習安會面」存在着四點共識的模糊空間，兩人見面時，習沒笑面相迎，成為新聞界報道的要點。總的來說，一般意見認為「習安會面」頂多只是打破不見面的局面，至於僵局是否被真正打破，還有待以後的「對話」，去進一步落實談判的議題。一般的國際慣例，當兩國關係進入「劍拔弩張」的境況時，所引發緊張的利益衝突歧見太大，沒法有妥協的空間，也就沒法作出正式的談判，因為要談判必須要先有利益妥協的空間，否則只能靠「對話」去摸底，有了底之後，才會有談判的議題，否則不會把談判雙方推到桌上去吵架。由此看來，中日關係在「習安會面」後，只能說是「對話」的門剛被打開，今後有無正式談判去化解緊張，就要看有沒有敲出甚麼議題了。

美國重返亞太是中日交惡的根源

在此要指出的是，中日關係之所以在安倍上台後搞到「劍拔弩張」，與釣魚島和參拜靖國神社有着密切關係，但這兩個問題不只是局限在中日之間的問題，也與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有密切的關係。換言之，如果不是奧巴馬「重返亞太」，中日關係便不會突然惡化。美國鼓勵日本終結憲法第九條「限制全面建軍」的規定，令到安倍為圍堵中國四出拉攏周邊國家參與美日主導的反華軍事外交同盟，甚至支持菲律賓與越南對中國作出爭奪南海島嶼主權的軍事行動，還在東盟分化十國與中國的友好關係，甚至連印度也成為日本反華的外交結盟的對象。日本成為了美國反華的幫兇。

美國慫恿日本挑戰中國，令參拜靖國神社與釣魚島變成格外尖銳的危險問題。拜祭戰犯說明發動侵略戰爭變成合法化、合理化、合情化，日本當年侵華也就大可說成是「中國威脅」，迫使日本侵略中國來化解日本所受的威脅，使這個歷史是非變得模糊。

自釣魚島的爭議尖銳化後，美國宣稱要協同日本防守釣魚島，其軍事意義是要在釣魚島周邊佈置軍事據點，扼住中國海軍駛向太平洋的出口。因為一旦中國佔有釣魚島，中國海軍便可在美日建構的「第一島鏈」打開缺口，因此日本此時此刻全力以赴要保住釣魚島的控制權。

由此看來，中日對話，不單是釣魚島與靖國神社的問題，同時也是美日軍事結盟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只要美國仍天天吹噓「中國威脅論」，仍大肆搞美日軍事圍堵中國，中日就沒法對話。

當然，對話也許能喚醒日本人的理性，不要重蹈過去的戰爭禍害。